

往事悠悠总是情

玉
华
著

长征出版社



往事悠悠总是情

玉 华 著

长征出版社

1992年5月

(京)新登字123号

责任编辑：宁 苏

封面国画：玉 华

封面题字：施善玉

封面设计：王 宇

往事悠悠总是情

玉 华 著

出版：长征出版社（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北京安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10.5印张 224千字

1992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015-195-6/H·14

定价：4.90元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代序)

刘宗卓

凡熟悉这本书作者的同志，都知道她长期被病魔缠身，三十来岁就得了高血压、心脏病、心肌梗塞；五十来岁时，又连续做了胃癌切除、胆囊摘除；她得过的病不下十来种。但不管病得怎样厉害，也不管严寒酷暑，她都不愿意放下手中的一支笔，总想写点什么。如今她已年逾古稀，总觉得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埋藏在肚子里，不写出来，好象欠了一笔债，精神上很不安；只要写出来，不管是否发表，也不管有没有人看，似乎就放心了，死而无憾了。她就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写《往事悠悠总是情》的。她曾经用革命老前辈董必武的一句诗“常怀紧迫情”做题目，写过一篇文章，抒发她离休后的情怀。她在写这本书时，常常一坐下来就是半天，一动也不动，水也不喝一口。这曾引发我送了她几句打油诗：“老来何事总匆忙，忙到夜深方上床，愿得长绳能系日，霞光不断照书房。”

“人间自有真情在”。这本书里所写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字里行间，都包含着一种朴实的、真诚的感情。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党群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处处都是情，都是爱。我记得培根说过这样一句话：“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

斯世不过是一片荒野。”在这本书里好象看不到这种“孤独”，这种“荒野”。“千条大河归大海”，如果把这本书里所回忆的每一件往事比喻为一条小河，那么，每一条小河里，流淌的都是情，都是爱。流不尽的情和爱，汇集成了情的海洋，爱的海洋。

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时眼圈红红的，心情很沉重，眼泪滴在稿纸上；有时又躺在床上笑了，喜怒哀乐，情不自禁。她看来很粗，但却是感情颇为丰富的人。当她想起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那天深夜，慈祥的母亲端起一盏闪着微微亮光的油灯，几番端详睡在床上即将离别的女儿，然后将养蚕而积攒起来的一块银元，偷偷地塞在她枕头底下的时候；当她回想起她的入党介绍人、一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带领她们投入抗日洪流，然而不幸由于误会，生命被毁灭，时隔数十年，终于平反昭雪，含笑长眠在环绕着苍松翠柏的烈士陵园的时候；当她回想起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她到某地采访，遇上敌人扫荡，一个连的同志，抢上一个山岗的顶峰，保卫那一带群众的安全，敌人施放了毒气，全连除一人幸存，全部牺牲，老乡们焚香烧纸，在烈士坟前默默祭奠的时候；当她回想起五十年代的一位老上级，对她的关怀爱护，对她的严格善意的批评，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经拄着手杖到医院看望她，为她写的书作序，并题诗“此册堪酬后一代，暮年之事在松筇”，对她殷切勉励的时候；当她回想起曾在她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不管过去对他们进行过怎样严厉的批评，也不管现在相隔多么遥远，但“友谊之树长青”，总有人来看望，共叙离情别绪的时候；当她回想起在她病重垂危的时刻，儿女们围在她的病榻前，

和她一同唱起“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这首歌的时候……总是激动得落泪。不过，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有一次，她写着写着，忽然停下笔来伏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我问她“这是怎么啦？”我越问，她越是笑。后来，她才说：“你这人呀！连封信都不会写，写起来总是从国际到山东，象写社论一样，一句温存体贴的话都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当时同志们都笑话你！”我对她说，这真正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啊！

现在，人们一谈起人和人的关系，便慨叹不比从前了，觉得太复杂了，矛盾太多了。一次同一位老战友晤谈的时候，他无限感慨地说：“现在还谈什么友情啊！友谊啊！金钱高于一切，人情薄如纸，你还是那么老天真呀！”我还看到过一本书，上面有一句话，说什么“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这些话引起过我的共鸣，因为我自己就有过这些想法。但是更全面地更深层次地探索一下，又觉得这些想法、说法，未免有失偏颇。“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的火热”的雷锋式的人物，现在不也是很多吗？然而不可否认，人们的这些想法、说法，总归“事出有因”，是值得深思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人们“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渴望“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电视连续剧《渴望》放映之后，从全国、从海外，不断传来一首又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从某报随手抄录了题为《赞〈渴望〉中的慧芳》，作者署名“紫娟”的下面这一首，可以说是人们这种“渴望”的真实写照。

慧芳，

多么美好的形象！
你外表美，
心灵美。
你“最不愿叫别人为难”，
处处为他人着想。
从不说别人一句坏话，
对人总以善良心肠来衡量。
为不幸的人“雪里送炭”，
“锦上添花”却隐在一旁。
为安慰“爷爷”舍去亲生骨肉，
为抚养孤儿却甘受寒凉。
能屈、能忍，
能帮、能让。
你有玉一般的坚贞，
有海一般的肚量。
假如人人都象你一样，
生活会多么和谐、明亮。
你给大地播下善的种子，
给人间点燃了爱的火光。

写到这里，我对作者为什么只争朝夕地渴望写出《往事悠悠总是情》这本书，更有所悟了。的确，在她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往事里，不知蕴涵着几多情，几多爱，几多真善美的东西，几多哺育了她的成长、使她永远难以忘怀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也觉得“过去”，不能马马虎虎地让它过去了。“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对列宁这句名言，我更加了解了它的真谛。

1991年8月19日于北京

目 录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代序)	刘宗卓
螺祖后裔幻想曲	(1)
桃李满天下	(12)
《放下你的鞭子》的震动	(21)
弯路	(28)
四个姑娘出走	(37)
美好的、沉重的回忆	(55)
北大山的日日夜夜	(73)
沂蒙——母亲	(83)
歪头岗下祭英灵	(101)
奶、泪、情	(111)
不平凡的春天	(127)
和毛主席握手的时刻	(137)
路过家门	(145)
漫漫南下路	(160)
一位真正的新闻记者	(184)
风雪兰考	(196)
他将含笑于九泉之下	(212)
别了，向阳湖	(222)

上手术台的前前后后·····	(247)
尽在诗情画意中·····	(264)
新的起点·····	(272)
勿任秋光空度过·····	(277)
真情天长地久·····	(285)
雨花石祭·····	(304)
画梅小记·····	(313)
搁笔后的沉思·····	(323)

嫫祖后裔幻想曲

多少往事已朦朦胧胧，有的却也还十分清晰。从刚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那五间用麦秸坯顶的小屋，土垒的墙上抹了一层石灰，显得光滑洁净，房子虽矮小简陋，但坐北朝南，天井较大，门外还有一个宽敞的打谷场。阳光从冒红到西坠，都照耀在窗子上，窗棂用白纸糊着，一年四季贴着红色的纸花，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抽空在小油灯底下剪的。父亲给这五间小屋起了个堂号，叫“向阳居”。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这个家比较清贫，我却感到和谐、温馨、幸福。我的金色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暖暖和和的小窝里，快快乐活、欢欢乐乐地度过的。

我家天井的东墙外面，还有将近半亩空地，那里除了种着一些桃树、杏树、李树、棠梨之外，还栽着十几棵桑树，大的有碗口那么粗。这片绿油油的桑树，是谁栽的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问过，只知道桑叶是给母亲养的蚕吃的。母亲喜欢养蚕，我们家乡叫蚕为蚕妹，和南方称蚕为蚕宝宝一样。庄里的大娘婶子，常到母亲那里要蚕种，每年蚕结了茧之后，她总是挑出最大的茧作种，等到茧出了蛾子的时候，挑出最壮的公蛾和母蛾配对，然后将母蛾用一个酒盅扣在一块厚厚的布上，隔几天将酒盅揭开，一圈圈洁白的明亮蚕子，在带

色的布底上，活象刚刚开放的一朵朵白花。我觉得这图案十分好看，要是织布的人们能将这图案印下来，那会有多么美丽！母亲把那一一张张蚕子布，做好记号，这张是给街西头王大娘的，那张是给前街李大婶的，叫我一张一张地去分送。她自己留下的几张，包起来仔细收藏着。

第二年清明一过，嫩绿的桑芽刚刚露尖，母亲便整理蚕子了，遇到春寒的时候，她担心蚕出不齐，捂在炕头的被子里，隔不几天拿出来看看，一看到洁白的蚕子发乌了，母亲便喜欢得抿嘴一笑。不到几天，小蚕虫便象蚂蚁一样爬出来，她用鸡毛翎一只一只从蚕子布上扫下来，先放在一个垫子上，将抽芽的桑叶掐下来，用洗净的剪刀剪得稀碎，轻轻地撒在小小的蚕蚁身上，仔细地瞅着它们吃着桑叶的情形，比给孩子喂奶还要专心致意。

蚕妹二眠以后，母亲就着手做准备工作了。一个个用高粱秆秆的长挺干编结的蚕垫子，先用碱水洗净，晒干，然后将房间打扫干净，炕前下，墙角上都撒上石灰，自己再洗头、洗脚，全身换上干净衣服……这时，父亲便从房间里将铺盖搬到大门外的小学校里，住上个把月，直到蚕妹结好茧再回来。

母亲养蚕，父亲从来是支持的，他象尽义务似地用一张黄纸条，写上“嫫祖先师之位”，贴在北墙的最高点上。嫫祖是什么人？我小的时候一无所知，父亲告诉我，相传她是古代轩辕黄帝的妻子，植桑喂蚕，纺丝织绸，就是她发明创造的。他替母亲将蚕宝宝贴上嫫祖的牌位之后，再在牌位下面贴上一张红色纸条。写着“嫫祖后裔赵氏瑾秋叩拜”一行小字。这就是他在母亲一季蚕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全部任务。

我知道母亲的名字叫赵瑾秋，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父亲支持母亲养蚕，但却常常摇头叹息，以凄怆的音调哼念着：“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很小的时候，虽然也象背诵“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那样学着背这两句诗，但不知其意，更不知这诗句的作者是什么人。等到上了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又听到父亲背诵这诗的时候，问他，父亲才引经据典地告诉我：“这诗原来出自宋朝一个叫张俞的诗人之手，诗名为《蚕妇》，全文：‘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看看你娘，每年忙着养蚕，操碎了心，谁看见她穿过一件丝绸织的衣服？！”从父亲的叹息、父亲的抑郁中，我似乎懂得一些他的心思，但也不太放在心里。记得有一次，蚕刚收下来，父亲端着一小盅酒，瞅着母亲那清癯的脸说：“看你，每养完一茬蚕，累得身上都脱下一层皮，点灯熬油的，何苦受那个罪！自古以来人们就说，‘窑匠住不上新瓦房，织布的穿着破衣裳。’别看你养蚕几乎连命都豁出来，她作茧吐丝，织出来的绫罗绸缎，不用说做件衣服，我看连块丝绸包头布，你也买不起。”父亲的话，母亲从不反驳，有时只是叹口气说：“我从大姑娘的时候，就没穿过一件绸衣裳，也不指望着穿那样的衣裳。”母亲为什么养蚕？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那时一点也体会不到。

母亲养蚕，我是她的得力助手。我从小就帮她摘桑叶，倒蚕屎，上了小学，这些事还是我包下来。蚕妹小时候，干这点活不算什么，可到了二三眠之后，它们就吃得多也拉得多了。母亲养蚕的房门口，虽然挑着一块红布，表示不让闲人进去，我却经常在她的蚕室里出出进进，蚕过二眠，我就要

帮她搭蚕架。母亲搭的蚕架，是用朝阳花干子吊在墙两头，两根平列的干子，可以托住三大垫子蚕，她至少要放两层蚕垫，共六个大垫子，桌上还要放上几个小垫子，多的时候，并列十大垫子。

有一天，我来到母亲的蚕室，看到一垫子一垫子蚕妹正进入三眠，一条条躺在那里动也不动，桑叶也不吃了。我吃惊地问：“是不是要死啦？”母亲连忙捂住我的嘴，唯恐惊动了正在睡眠的蚕妹，低声细语地说：“别胡说，它们困觉哩，醒过来，就脱下旧衣换新衣了，那可更好看啦，也更爱吃饭了。你可要准备着多摘桑叶了。”

摘桑叶，本来是玩一样的事情，等到蚕长大了，吃得多了，树下面的叶子摘完了，便要爬到树杈上去钩树顶上的枝条，我象猴一样在树杈上跳来跳去，攀上树梢，劈下树条，将油光光的绿叶献给母亲，母亲脸上一笑，我心里就感到温暖、舒服极了，为自己能给母亲养蚕干点事而洋洋得意。有一次，因为爬树太高，桑枝一晃，我失手跌倒在泥地上，弄得全身象泥猴一样，膝盖也跌出了血。我虽然一点不动声色，母亲还是发现了，急忙找出她收藏了很久的刀疮药给我敷在伤口上，又用她的一条绿色的扎腿带给我扎住，一再问：“还疼不疼！”我摇摇头，继续采桑叶、倒蚕屎。我的膝盖又肿又疼，却从不对母亲说一声。母亲每次问：“腿好了吗？”我总是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早好了八辈子啦！”母亲正在专心致意地养蚕，我可不能说腿疼扰乱了她的心！

桑树的老叶吃完了，新叶还没有长出，只好约几个同学到外村种桑的人家去买，开始二分钱一斤，第二天涨到五分，第三天再去，主人板起脸说：“俺自己的蚕还不够喂的

哩，非要买不可的话，不出一角钱就别来了。”我想到母亲正等着我买桑叶回去，便将手里攒着的五角钱全给了卖桑叶的。他砍下一条桑枝，又洒上了半瓢水，说道：“这何止五斤？十斤也有余哪，连树条子也扛回去吧！下回每斤不出两角，可就别来了！”

我和小学里的两个女同学，将买的桑叶抬回家，母亲正翘首盼望，看到绿油油的桑叶，抿嘴一笑：“咱那蚕妹可有救了，你去看看，一只只摆弄着头四面找食吃哩。”我忘记了卖桑叶的洒上了水，母亲也没来得及揩拭桑叶上的水，就将整个叶子一片一片撒在蚕垫上，只听得唰唰唰象下雨似的。饥饿之极的蚕妹，将桑叶一口一口吞到嘴里：“这回咱这蚕妹可有救了！”母亲眉开眼笑地说。

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我去倒蚕屎的时候，那蚕屎不是干索索一粒一粒的，而是一摊一摊绿色的臭味的稀粪，我心头咯登一跳，急忙到蚕室去看，只见两大垫子快要结茧的蚕不再吃食，直僵僵的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垫子上全是绿屎。母亲用袖口拭着眼睛，说：“蚕妹拉肚子啦，治不过来了！你快端着垫子倒了吧！可别把别的垫子上的传染了！”说着，她到“嫫祖先师”牌位之下叩了个头，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话，又去拨弄其他垫子的蚕妹了！她不回头地向我摆了摆手，我只好将那两垫子拉肚子的蚕妹，狠狠心倒到猪栏里，两头小猪饿虎得食般地上前去吞食它们。看到这种情景，我不禁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心中酸疼地想：“蚕妹呵，蚕妹！都是我买的那些带水的桑叶害了你们，你们死得太惨了！”从猪栏里出来，我不敢再进母亲的蚕室，母亲也许比我还要难过得多！直到第二天才听到母亲说，其他垫子

上的蚕，没有传染，心里才稍微安慰了一些！

蚕快要结茧的时候，先是吃得肥肥胖胖，接着浮上那层皮，渐渐地越来越薄，薄得肚皮上透出亮来。白蚕透出白色，花蚕，有的透出黄色，有的透出粉红色，有的还透出淡绿色，它们等待着结茧了！母亲也更加繁忙起来，先是叫我找一些麦秸，一堆一堆地竖在架子上。她可真算得上个细心人，白蚕数量最多，堆在北窗下面，花蚕又分出不同的颜色，各自堆在弄好的麦秸上。我看到蚕一口一口地吐出细细的丝，先围一个较大的框子，然后制成两头粗中间细的薄茧，伸出嘴吐出丝，茧也就一层一层地加厚……我不禁想起小学老师教的、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顺口问母亲：“它们都要死了吧！”母亲瞅我一眼，又捂住我的嘴：“胡说，它们正在给自己造房子哩！造好了房子，它们就变成蚕蛹，蛹再化成蛾，蛾子就破茧冲出来了，组成对，结了子，明年就又孵出蚕蚁来啦！”她又是高兴，又是叹息地长嘘了一口气，“世上万物，除非是石头，都和人一样，没有不知道传种接代的！”我听了母亲这一番话，才弄清蚕吐完丝作成茧，并没有真死！“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诗句，只不过是一个比方，为了使人活着就要做事，就象蚕默默地将丝吐尽，哪怕真的死了，也心甘情愿！可是养蚕的人，并不是单纯为了将茧里的蛹儿都让它们变成蛾钻出来，而是不等它们变，就在锅里烧开水缣丝了！

母亲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抽丝了！那时，麦穗刚刚黄梢，甜杏微微发红，樱桃正如玛瑙般的挂满枝头，我家天井里那棵大石榴树遮满窗子，火一样地映透白色窗纸，照得满屋红彤彤的，母亲不时地抿着嘴，象石榴花一样

她笑着，做着缫丝的一切准备。她自己是蚕锅的主缫人。我到邻近百家请来大闺女，小媳妇，替她捋丝。她们都穿上新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一个个飘飘姗姗来到我家，我再摘几朵乍开的石榴花给她们插在头上，唉！简直是仙女下凡啦！母亲将白丝捋在一起，黄丝、粉红丝、淡绿丝再各自捋在一起，五彩缤纷，斑斑澜澜，织绸缎时不用再染，就够绚丽了！可是买丝人另有打算，白丝较值钱，有颜色的丝故意压价，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

大姑娘小媳妇们帮着母亲捋完丝，什么报酬也不要，只收下母亲剪的几朵窗花，我画的一些枕头花样，还有从后园里刚摘下来的几小碗草莓，母亲又送给她们的父亲一包蚕蛹，以做酒肴。

父亲也以油炒的蚕蛹做酒肴，这也许是他给母亲写“嫗祖先师之位”的报酬？他却从来也没有说过。

我帮着母亲摘桑叶，倒蚕屎……说苦也不太苦，说累也不太累，从心里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母亲却时常将我搂在怀里，不知是哄我还是真的，念念叨叨地说：“等到卖了丝，过年时我给你买件花布褂子！”好几年过去了，我掀开母亲的箱子一次又一次地看，还是那件印着白花的蓝粗布套衫，开始穿着又肥又大，这几年，随着个子的长高，穿上却又瘦又小了。这件蓝色花衣，直到我到省城济南考上乡村师范之后，才算和它告别。

母亲养蚕抽丝，积攒了多少钱？都派了哪些用场？我能看到的就是用于打油、买盐。她的丝，白色的都卖给下乡收购的贩子，剩下的杂色丝，每到初冬，庄里有的人家到东沟崖的乌泥湾里，用橡子水和烂泥染布的时候（当时一般人家

买不起有染色的布，都用这种土法染布），便叫我去捎着将丝染成黑色。说来也真奇怪，杂色的蚕丝，放在橡子水里一泡，再加上一层又一层的乌泥糊，淹了洗，洗了糊，不到半天的时间，丝就染成黑油油的了。可是，我站在西北风口上，吹得小脸象被利刀扎了一样的疼，一会儿将丝淹在橡子水里，一会儿又挖出乌泥将丝糊在沟岸上，再一会儿用湾里的黑水冲，反复几次地糊，几次地染，手上全是小小的裂纹，直到丝染得黑光油亮，才又饥又冷地回家！母亲看到我冻得胡萝卜似的小手，赶快将我的手捂在她的棉袄大襟里，眼睛红红地说：“等着，我冬天夜里织好发网，卖了钱，给你买件花衣裳过年。”我心里明白，她一只发网只卖五分钱，要织多少只发网才能给我买一件花衣裳？！于是，我眼泪汪汪地说：“娘娘，我不要，我不喜欢穿花衣裳！”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出来参加革命的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母亲却偷偷地在我的枕头底下，掖上了用红纸包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银元。呵！这枚银元凝聚着她多少汗水和眼泪！这不就是她的全部心血吗！我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1949年春天，我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回来时经过济南，向领导请了两天假，顺路回家探望母亲。当时，我已知道父亲在敌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去世了，母亲也年老多病。深夜里我问母亲：“娘娘，你还养蚕吗？”母亲叹息地哼了一声：“桑树都叫敌人砍了，还养什么蚕哪！再说，你也不在家了，谁给我摘桑叶，倒蚕屎？为娘的说了多少遍要给你买一件花衣裳，可是，一直没有买。这桩事娘总记挂在心里。”